南臺舊聞

南臺舊聞卷十一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彈劾

張綱辟高第為御史漢安元年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荷國厚恩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誠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後漢書

陳翔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後漢黨錮傳

种暠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奸違乃復列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狀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勑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從之同上

孝明初元匡為御史中尉以山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北史

隋陸知命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僚所憚帝甚敬

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僚震慄同上

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書侍御史柳彧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宴爾之親冒此苴衰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同上

張行成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元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

無先容也唐書列傳

狄仁傑拜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歷代名臣傳

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來俊臣犯狀有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禮義教五淫昏狠戾論茲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通典注

來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後忠

其上變得不誅免爲民唐書列傳

監察御史崔琬廷奏宗楚客紀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爲國取怨宗晉卿專狥贓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鞫故事大臣爲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爲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爲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爲和事天子同上

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御史李尚隱與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劾去同上

李勉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與無法度大將軍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諠譁勉劾不恭肅宗歎曰吾有李勉乃知朝廷之尊同上

元微之自監察御史謫江陵府士曹椽左拾遺白居易疏言元稹自授御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追勘房式之事

既從重罰旋又左降外議喧喧皆以為稹與中使劉
士元爭廳因此獲罪況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
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以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
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
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陛下從此無
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元稹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
法沒入平人資産八十餘家又奏王沼違法給券令
監軍神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勑徵百姓草又
奏韓臯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
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

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疏入不報舊唐書

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奉侍御史温造彈之祐趨出待罪股戰流汗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温御史矣同上

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谿進狀曰臣准西臺牒及金部稱奉六月二十七日勅内園郝景全事奏狀内訟字音與廟諱同勅罰臣一季俸者臣前奏狀稱准勅因事告事旁訟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勅語臣

狀中具有准勅字非臣自撰詞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故是審量禮律以為無妨耳即引陛下勅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内圜便有此論奏也臣非敢訴此罰也恐自此有援引勅格者亦須委曲迴避便成訛弊 冊府元龜

曹修古為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嘗晨朝有黄門二人不避道呵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言御史臺尊則天子尊請付所司劾治上立命笞之晏殊嘗以笏擊人折其齒修古奏殊為輔弼而忿躁無大臣體先朝陳恕㨾人於中書即罷黜殊合如恕例時論韙之 讀史節

眞宗詔諫官御史舉職言事惟陳彭年與侍御史賈翺數有章奏建白彈射眞宗令中書置籍記之宋史列傳

鞠詠為監察御史言錢惟演憸險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同上

傅尭俞為監察御史裏行朱𤥭子頴士以內降監汳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尭俞上言密院既不治頴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用而舉之上下相結迭為阿狥其盜名器將不但一汳口而已乃罷頴士權倖憚焉

宋名臣言行錄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職除他官

蔡襄封還詞頭不草制 同上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書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

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别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

劉摯為監察御史裏行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時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

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宋史

張戩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體不
舉苛細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
使者東都事略
常安民拜監察御史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
其權中官裴彥臣與戶部尚書蔡京相結强毀人居室
以建慈雲院事聞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
輕者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此之奸狀
非法所能盡願重爲降罰以肅百僚及獄具惇主之止
坐罰金安民復論京奸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
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宮

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歷代名臣傳

朱服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宋史

章惇蔡卞用事襲夬疏劾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雎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遐方海內之人歸怨先

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凡惇所為皆中發之望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寘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立起犴獄多所害士天下寃之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於是三人皆去同上

呂陶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辯曰君子小人之分辯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為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為異時

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同上

辛炳元符時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發運司轉般倉為直達綱舟人率侵盜沉舟而適户部受虛數人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所得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入寖微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為沮撓謫監南劒州新豐場同上

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御械劉炎莞禁中市易大為奸

利公疏聞卽斥監嘉州稅淮南運副王秬結宦寺居官簋簋不飭公劾罷之樞密周麟之使虜已而辭行再奏謫瑞州李醫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屋擬禁庭未有敢摇之者公疏數十非安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良家子爲婢者百數並還其家臨安內外田宅貲寶以千萬計天下稱善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金報益急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偷稗不服臨敵恐誤國事虜造舟海濱積全齊之甲其謀不淺宜命海道諸將募死士爲劫寨計上詔師中奪其兵遣李

實促東海其後漢沔諸將得自奮所向皆捷　虜孺江
中外惴恐無固志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
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沸騰公彈治上疑其未審不
樂公論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其仕以所髡西兵
隷殿前司乃曰吾責塞矣同上

建中靖國初蔡京方為翰林學士承旨殿中侍御史杜
莘老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
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隳臣非自愛
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社稷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宋
名臣言行録續集

侍御史張汝賢奏左丞王安禮素行貪穢身任潤州太守倡女共政私其部内館閣故老侍婢以歸閨門之内數致忿爭安禮修身治家如此其能正百官理萬民乎安禮乙去　鎮江府志

黃龜年靖康初遷殿中侍御史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進退君臣之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奸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己有一即可黜況檜之欺與私顯著

者為多乎章凡四上遂褫檜職宋名臣言行錄續集

趙鼎遷殿中侍御史時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世忠亦帥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請治德專殺無忌之罪而下詔切責世忠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之諸將肅然帝曰唐肅宗得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歷代名臣傳

葉義問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為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己者義問累章劾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同上

高宗即位擢馬伸為殿中侍御史奏黃潛善汪伯彥不

法凡十有七事不報又疏言不謹詔命黜陟不公壅塞言路毀法自恣妨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即稱己强狠自專務收軍情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凡舉一事必立一證詔伸言事不實謫濮州監酒稅　宋史列傳

陳俊卿還殿中侍御史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究陷無辜劉寶總戎京口恣棓克二人皆抵罪湯思退專政時冬日無雲而雷俊卿言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及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言張浚忠蓋白首不渝復請對力言之帝悟即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臨陳避敵計摇成算請按軍法

帝曰卿可謂仁者之勇 歷代名臣傳

王十朋遷侍御史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為屬吏奸贓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奸邪覦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 同上

程震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為宰相家

僮輩席勢侵民震劾奏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賛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隷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内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金史列傳

商衡拜監察御史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預政事聲迹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内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慶山奴為定國軍節度使同上

烏古孫奴申性伉特敢為有直氣為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烈聞奴申以事糾罷朝士聳然同上

王惲論河南行省屯田事狀河南行中書省咨該去歲屯田子粒一百萬石内明該屯户收分今體訪得止收到稻穀又馬料粟通計約四十餘萬石其收分與民數目至今不曾給付使失業之民二萬三千餘户往返千里貧者嚙食草木陳告無所以致往往逃竄竊惟草創之際所宜務遠圖固根本開布恩信撫養新集不務出此將上項子粒公文明該除數實惠曾不及民使官食前言民有飢色張虛數以要上知顧小利而歛衆怨其

昧上虐下是屬姦欺合行糾呈 烏臺筆補

程鉅夫仍還侍御史行臺二十六年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今權奸用事立尚書鈎考錢穀以剥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 元史列傳

劉敏中至元中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

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同上

許有壬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及經歷朶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鐵失之罪及帝至復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瑣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繼上正始十事帝多從之同上

馬祖常拜監察御史直聲振一時會帖木迭兒專政祖常率同列劾其十罪仁宗黜之奸臣復相左遷開平尹

同上

秦起宗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人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辯久之勅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伏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同上

韓宜可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

尋釋之

郭端永樂時擢御史巡按廣西鎮守太監雷春肆為酷暴端劾奏置於法靖江輔國將軍所為驕縱畏端將加不利託言有旨召端還端以其事奏聞下吏伏辜尋移交趾監軍寇平復命時有假御史蔣得中者迭擾閩廣湖湘間緝捕得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改交趾大學士楊士奇贈之詩曰宮錦繡為衣青驄白玉蹄宦遊五嶺外路出大江西草堂舊在零陽郭便道還家意偏樂水色山光瀉向人紫葵黃菊嗟非昨手持憲節重肅肅念王程聲馳白簡飛霜厲氣壓黃茅瘴霧清只今瘡痍極

邊土宵旰憂勤荷明主未須搏擊策殊勲好盡懐綏副當宁使職文獻

宣德七年二月監察御史李得全劾僧録司右覺義大旺於慶壽寺擅搬楼閣上命錦衣衛執大旺等付都察院鞫之宣宗實録

楊瑄天順初印馬畿内至河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大學士李賢徐有貞曰眞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命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於帝請罪之不許未幾亨西征還適彗星見十三道掌道御史張鵬盛顒周斌費廣張寛王

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寬陶復及御史劉泰魏翰康驥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亨與吉祥泣訴帝前帝怒竟下瑄及諸御史於獄 明史

秦世纓初為南京御史以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起知雄縣又禁中官捕獵禍幾不測以民數千擊登聞鼓訟冤得宥 天山錄

成化十九年御史徐鏞疏言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為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

刑以為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汪直有罪罷

明紀事本末

都御史陳鉞附汪直撲建州功為御史強珍所糾直怒下珍詔獄監察御史許進率諸御史疏理珍詔奪俸有道士干李總兵不遂誣李作亂直奏逮李百口繫成獄進發道士奸磔於市得旨戒緝事校直益怒以章疏字訛杖進午門外幾死 十五國人物志

孝宗嗣位萬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假風聞挾私中外譁然御史湯鼐詣閣安從容言曰此裏面意也鼐即以其語奏聞謂安抑塞言路歸過於君無人臣禮於是庶

吉士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交章列其罪狀 明史列傳

暢亨成化時擢御史弘治元年二月景寧縣屏風山異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亨請罷温處銀課而實鎮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銀課得減責慶陳狀同上

弘治二年南京御史姜綰劾太監蔣琮與民爭利琮條辯綰疏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等適御史孫紘等劾太監郭鏞帝遣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謐覆勘琮綰等並宜逮治詔逮綰等御史伊宏給事中陳璚言不宜以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於獄不聽綰等謫外而宥琮不

問時劉吉竊柄惡南京御史劾己故興此獄 同上

范輅正德時爲御史時逆濠虐焰方熾輅獨持風裁一無畏避濠嘗勒各官具朝服朝賀輅即引朝儀辯其非禮因疏乞勅該部定議防微杜漸隂折不臣之心時太監畢眞都司郭宇與濠比黨輅累疏極論二人貪暴不法濠積憾會詠止微行遂乘隙奏輅誹謗宗藩妄議朝政得旨械繫贛州未幾濠以叛誅詔復原官 南京都察院志

熊蘭正德時擢御史宸濠謀逆將成密與同年御史蕭淮首發之濠果反不踰月竟敗 使職文獻

朱廷聲遷御史逆瑾擅政廷聲劾之瑾惡旣去其官積恨不已復罰輸米七百石窘辱萬狀廷聲毅然當之瑾誅起為南京刑部主事　同上

謝瑜嘉靖時為御史時武定侯郭勛建議請復內侍鎭守瑜言正德中閹宦無狀司禮劉瑾反於內鎭守畢眞劉朗反於外覆車可鑒上雖不遽斥勛而鎭守之議竟寢出按四川聞邊警上疏曰舜誅四凶而蠻夷率俾今之四凶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是也陛下已誅其二矣何不盡屛逐之以全帝舜之功乎　明史

毛伯溫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即位中官張銳張

忠等論死其黨蕭敬韋霦陰緩之伯温請并誅敬霦中官為屏氣同上

給事御史李學曾吉棠等言張璁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傳奉為學士累聖德不少御史叚續陳相又特疏論并及席書帝責學曾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同上

嘉靖初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等上言錦衣衛額設各有定員自正統後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多寄祿衛中遞進用事至正德閹官擅權貴子弟以奏帶冒銜錦衣者尤多今查應革者二千一百九十九員兵部尚書彭澤覆奏從之春明夢餘錄

馮恩嘉靖時為御史壬辰星變極論汪鋐為腹心彗輔臣張孚敬為根本彗方獻夫為門庭彗請斬以謝天下又悉品敘九列高下上恚甚馳緹騎逮之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 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童漢臣等首論嵩奸汚不當秉君子之器南京給事中王華御史陳紹等復論嵩并子世蕃同惡相濟闒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辯乞休帝優詔諭言慰留之 明紀事本末

謝汝儀任御史首疏安慶指揮崔文進賢知縣劉源清之功劾外戚陳萬年宦官王堂薛春及奸黨何明等罪

狀旨聲大著上疏乞寬假議禮諸臣請誅巨璫谷大用
等
頫槩
御史王宗茂疏劾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
以寡廉鮮恥之行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
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黷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嘉猷賕
通萬國寵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臣工
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呼罵神人怨恫雖唐之楊國忠
宋之秦檜殆有甚焉列嵩負國八罪並劾萬寀假嵩勢
而入吏部速賜罷黜臣鄰幸甚天下幸甚
志
南京都察院

御史桑喬疏劾嚴嵩趙起元曰疏條三事矣一禁奸弊一重邊防一去匪人匪人指嵩獨書劾嵩何也蓋匪人去則奸弊不釐而禁邊防不飭而重故也未幾禮部選譯字諸生嚴嵩邀貨納賄視為去留苞苴盈門喬會臺省疏列其狀閣臣票旨亦但報聞而已 明書稗録

御史趙錦疏劾嚴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於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掊尅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

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流害天下貽憂君父乞早賜罷斥以應天變下獄斥為民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耿定向以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遂疏鵬六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幷斥嵩為營護事竟寢明史列傳

御史鄒應龍疏劾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交通賄賂為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

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為鶴山先生廣置
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
抑勒侵奪民怨入骨世蕃喪母乃聚狎客擁艷姬恒舞
酣歌人紀滅絶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以為人臣凶
橫不忠之戒奏入勅嵩致仕下世蕃等詔獄同上
都御史鄢懋卿總理鹽運通賄無虛日御史林潤劾其
貪冒五罪懋卿疏辨不問潤既劾鄢懋卿罷去知讐在
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遂具揭上之潤得之大喜
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
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

嚴世蕃為壬事之世蕃自罪謫之後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衆至四千人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絶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伏誅籍其貲 明紀事本末

江東之擢山東道御史巡視皇城時駙馬都尉侯拱辰自倚帝壻車騎闌入御道公叱之出都尉惶恐謝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者司禮監太監馮保假子也與江陵張居正為心腹氣勢熏灼公卿皆由關說爵嘗乘驢擅出入東長安門一日與公遇執其驢付所司罪狀爵因以撼保疏入上震怒收爵論死而保亦尋誅竄 瑞陽阿

劉臺萬歷初改御史劾輔臣張居正擅作威福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凡五事臣舉進士居正為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臺為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為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遂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廷杖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

為民 明史

御史張文熙言前閣臣張居正專恣者四事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請帝禁革勿許 同上

主事鄒元標疏言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張居正不歸養無情可奪無復可起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矣臣覩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為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公論倒持一至於此聞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蓋曰我首留之

輔臣德我我倚泰山矣身服豸繡心同犬羊竊謂不斬
士楚雖死不瞑目矣望亟勅輔臣速歸守制則綱常正
人心服朝廷尊矣熙朝奏疏

兵部尚書張鶴鳴旣屢被劾因詆劾者為羣奸朋謀而
反與前尚書黃嘉善崔景榮並以邊功晉宮保御史蔣
允儀言鶴鳴旣以斬級微功邀三次之賞即當以失地
大罪伏不赦之辜且以七百里之榆關兼旬而後至畏
縮無丈夫氣偃蹇無人臣禮猶且靦顏哆口評經撫功
罪若身在功罪外者陛下試問鶴鳴為本兵功罪殺於
邊臣今日經撫俱論辟鶴鳴應得何罪又問鶴鳴舊日

經撫俱論辟嘉善景榮應得何罪赫然震怒論究如法庶封疆不致破壞帝不用明史

海瑞爲都御史疏言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鵾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鵾祚俸同上

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時相方從哲張新詔亦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手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

左光斗亦交章擊之帝皆不問 同上

神宗朝胡克儉巡按山東奏禁遼東買功竊級諸弊旣劾李成梁為要人所忌會克儉劾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因至詆為賊執政遂言其妄排大臣謫蘄水丞 同上

光宗不豫李可灼誤下刼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

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亦不小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蠭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往歲張差之變操椎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秖以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寸斬文昇以謝九廟於是御史郭如楚焦源溥傅宗龍馬逢皐李希孔吳甡薛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溫皐謨江日彩張慎言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并輔臣方從哲文昇可灼各遣戍明紀事本末

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魏忠賢二十四罪繼漣上疏者御史袁化中周宗建劉芳劉廷佐李應昇房壯麗劉璟胡良機喻思恂林汝翥胡士奇謝奇舉洪如鐘黃尊素

梁元柱李光春張鏞翟學程劉之待周汝弼李喬崙劉
其忠宋政并給事中南科道不下百餘疏先後申奏或
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俱不聽 同上
御史李應昇上言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
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魏廣微父允貞
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
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廣微當退讀父書保
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
下上切責之 同上
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媼客氏相倚為奸御史王允成

抗疏歷數其罪略言內廷顧命之璫犬食其餘不蒙帷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為馳騁之資誰啓盤于遊畋之漸以大臣為釋忿之地誰啓咈其耉長之心劉朝輩初不預外事自沈㴶部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易置大臣驅除大臣轉遷百官進退諸藩二豎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不省 明史

徐尚勲擢御史首以一票擬公館選愼銓除卹小民修武備為告其陳民瘼清兵餉諸疏侃侃論列而尤要者為劾顧秉謙郭興治阿黨逆魏不避嫌怨皆奉俞旨時

有顯貴欲謀入相衆議僉允獨尚勲不可曰此人豈宰相才哉遂不果直聲震內外而忌之者衆幸上嘗稱徐御史乃今之骨鯁臣也故不及害 十五國人物志

衛景瑗天啓中任御史時閹臣周延儒銓臣曾楚卿沓鄙肆奸景瑗特疏劾之科臣傅朝佑李汝燦疏劾首輔温體仁下詔獄景瑗為之訟寃左遷司正歷官巡撫大同死闖難 輯園雜識

天啓六年温體仁代周延儒輔政南京御史郭惟經言執政不患無才患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籌國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不知坐視盜賊日猖邊警日急止

與二三小臣爭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幾成聚訟可謂有才邪帝切責之 明史

黃宗昌崇正初為御史請斥矯旨偽官言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敘功止先一日正當帝疾大漸之時豈能安閒出詔凡加銜進秩皆魏氏官也得旨汰敘功冒濫者宗昌爭曰臣所爭乃矯旨非冒濫也冒濫猶可容矯旨不可貸遂列上黃克纘范世濟霍維華邵輔忠呂純如等六十一人乞即罷免帝以列名多不聽 同

上

崇正七年成國公朱純臣家燬夕被火於是司城毀民

居之侵占官街搭造棚房壅塞衢路者金侍御光宸上言京師窮民僦舍無資藉片席以棲身假貿易以餬口其業甚薄其情可哀皇城原因火變恐延燒以傷民今所司奉行之過概行拆卸是未罹焚烈之慘而先受離析之苦也且棚房半設中塗非盡接棟連楹若以火延棚房即毀棚房則火延内室亦將并毀内室乎疏入有旨停止　鴻一亭筆記

楊嗣昌出督師御史張肯堂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翦除未有專任撫者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智佯搖尾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

為必多方熒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剿除有進招撫說者並寘重典帝以備[illegible]史南道御史成勇疏禮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而可以齒於人類者也輔臣楊嗣昌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唐虞三代未聞有奪情起復之事固勿論漢唐宋皆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即以宋言之遵禮經而不起復者富弼劉珙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也嗣昌雖巧文辯慧必不敢以富弼劉珙為非而以宜中似

道爲是如嗣昌言是天下凡爲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
喪終則爲後君爲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
可廢不舉人類化而爲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
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爲臣爲子
之鵠春明夢餘録

南臺舊聞卷十一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按錄

天漢二年王賀以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綱鑑

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震州郡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

樹功揚名勝之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遂表薦之前漢書

杜詩建武元年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趣擊斬異等賊遂翦滅後漢書

寒朗永平中以侍御史考案楚獄顏忠王平辭連耿建等朗心傷其冤上言建等無姦為忠平所誣帝怒朗曰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

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同上

譙玄爲繡衣侍御史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同上

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爲李傕所枉繫者傕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

問同上

李恂遷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續漢書

高道穆元匡引為御史其所糾摘不避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爾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北史

隋游元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

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衣一襲同上

書侍御史柳彧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同上

李靖爲岐州刺史人或私有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於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請不坐惜逆御史之名大唐新語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殿中御史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止坐魁首十餘孫伏伽以平反者多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也綱目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迴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真等三人投宿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迴其刀却内鞘中真等早發不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拷訊誣服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以上集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八十老嫗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一人與語者即記取姓名令勿泄果有

一人共語如是者三並是此人陪問之具服云與䜿妻姦殺有實奏之勅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經世奇謀

韓思彦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適醉胡懐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彦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之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擒真盜同上

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螽海集

狄仁傑拜侍御史使岐州有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之餘黨紛紛不能制仁傑患其窮且亂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歷代名臣傳

蘇頲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頲驗發其誣多所洗宥同上

徐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凡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恩雖布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

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罵謗滿路近歲人多逆節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奸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閽弗聽叩鼓弗聞使伸其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同上

武后屢興大獄徐有功數犯顏爭之前後活數千百家誣搆者皆為平反嘗爭李行褒不應族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后僅免其官尋起為侍御史辭曰臣不能

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后固授之因言豫王妃母龐氏
不應斬薛季昶奏有功阿黨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歎曰
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揜扉熟寢后召謂曰卿比按
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
后默然龐氏得減死有功坐除名凡以議獄故三坐大
辟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益重之擢殿中侍御史當
時語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杜即景儉也既而周
興來俊臣索元禮侯思止諸酷吏相繼誅滅而有功榮
顯善終卒贈都督杜景儉官至宰相其禍福不爽如此

李尚隱神龍中擢監察御史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彊訾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蒙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其冤 唐書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郡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明皇乃從之 大唐新語

李華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婭所在横猾華出使

劾按不撓州縣肅然 白孔六帖

張鎰累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譙責邑人齊令銑令銑宦人也銜之誣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令理樅樅免死而兒坐貶黙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 唐書

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趙涓以監察御史爲巡使驗治明諦迹出所來乃宮人直舍帝在中宮頗德之及治衢州不爲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

同上

陸南金官太子洗馬嘗匿盧崇道按捕當誅弟壁請抵罪御史怪之壁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上狀並免臣鑒錄

盧羣官御史郭子儀被訟德宗促按之羣奏子儀有社稷功請勿問人謂其識大體同上

大歷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苗不損上疑之命御史朱敖往視損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若是乎貶澡南浦尉同上

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河隴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

旱真卿辨獄而雨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唐書

元稹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産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同上

呂琦明宗時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冤家訴於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五代史

滋公為御史時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

欲脫已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百口皆究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鞫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續晁鐘集

上官均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為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等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宋史列傳

沈畸為御史值蔡京當國吳門盜鑄獄起京欲陷劉逵婦兄章綎輩遣私人鞫之株連者千餘復命畸往勘畸至吳即日决釋無左驗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而可附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怒削畸三秩 臣鑒録

王孫全以侍御史為廣南轉運使兼市舶舊藩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精者孫全精粗兼收夷人悦之目為金珠御史 五車韻瑞

理宗淳祐八年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

命脉因極言檢覆決獄疎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帝皆從之 萬世玉衡錄

張綱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較多寡行殿最 宋史

王擴遷監察御史被詔詳讞冤獄是時凡鬬殺奏決者章宗輒減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為賢擴謂同輩曰生者既讞地下之冤云何擴案之無所假借 金史列傳

姚天福按行畿內有出使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豪右慴服 元史

商琥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建康戍卒有利蕩

民財者投戈於其家誣為反具琥知其寃罪誣者而釋之華亭蟠龍寺僧忌月以叛被擒其黨縱火來刼民大擾琥亟誅其魁文法吏責琥擅誅中丞張雄飛曰江南盜賊屢起顧尚循常例安用憲臺為哉史議遂屈都昌妖賊杜萃一僭號倡亂行臺檄琥按問械繫脅從者盈獄琥悉以詿誤縱遣之黨與竄伏者猶衆琥揭牓招徠不三日雲集 同上

程鉅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臨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希顏孔洙

曾沖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陳民間利病　同上

尚文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制遣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爭不服文以上聞平章乃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成宗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勳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廷辨數四與省臺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

之同上

謝讓擢南臺御史舉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哈孫荅剌罕可為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可為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雜問既欵服詔令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者臺綱以之益振同上

自當擢監察御史録囚大興縣有以冤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槖駝死道旁因舁至其家臠之貯數甕中會官槖駝被盜索捕甚亟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為冤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為贓既具是特

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寃始白同上

成宗時中書盧世榮請立規措所規畫錢穀肆無忌憚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令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令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令乃進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廣治平略

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凉府靜會定西等

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汙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户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輙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閑道錄

總制院使桑哥請置徵理司又理筭諸路耗失之數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今權奸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剥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

江南賊盜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後廷臣言者益衆免桑哥官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鉤考錢穀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詔從之仍命取昔有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 廣治平略

星吉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葦訟不決公問秦檜何人僚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畧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僇矧兹遺裔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

民金罃子

侍御史郭貞謙華陰獄有李誅兒者累殺商賈至百餘事獄已具有司以賄故五年不決陝西行臺掾董搏霄言於貞即以尸諸市時苦旱天乃大雨歷代名臣傳

秦起宗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有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訴災起宗微行得實人以為神明元史列傳

許有壬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為偽以迎其意莞庫吏而下榜掠無完膚迄莫

能償有壬覆視之卒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狼虎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同上

至正時袁有守多惠政民甚德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部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以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誣守納己賄使者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博雞者避豪民於道直前捽下提毆之狗諸市曰若不自謀胥使君杖法也敢厚誣使君汝罪當死豪民氣盡謝不敢乃釋之衆曰使君冤未白無益也博雞者即連楷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揭之走訴行御史

臺御史弗為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守遊金陵市中御史懟迫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嗣義

潛滇授監察御史太祖遣使北平而命十數事既出追還詰問對無遺上器之後果稱旨受知益深事難決者輒曰付虎眼御史謂滇也都督紀綱恃寵不法御史按之多不得其要領乃改命滇不數日獄具以聞南京都察院志

陳瑛洪武時為御史嘗按雲南每出入則凝顏院東一民家烟樓人莫測其故一日召其家督某錮之後堂遣人紿取其家所藏文券檢閱之中有江西販商路繻一角乃呼某出訊曰若殺江西一販商而取其貨有之乎

某駭服遂寘之法琰因言出入時見烟樓中有人若招以訴者蓋某殺商而瘞其屍鑑下也遠近驚以爲神同上

李叔正擢監察御史奉命巡嶺表瓊州府吏許其守踞公座簽表文叔正鞫之守得白抵吏罪太祖嘉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耶明史列傳

鮑忠洪武九年應直言詔疏治道十策擢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平反連州究獄七十二人事畢欲起忽有白衣人訴究狀追之不得既而見一白烏繞臺飛鳴忠疑命左右密覓筆楮於東北方坐至二更果得究狀云其妻有外私被害按得其情人稱神明類纂

鄺埜永樂年授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或奏南京鈔法爲豪民沮壞帝遣埜廉視衆謂將起大獄埜惟揄一二市豪歸奏曰市人聞令懼鈔法通矣事遂已 臣鑒錄

永樂十七年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上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汚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 明紀事本末

交趾城中諸軍營房覆以茅故多火宗載廉知軍民歲

歲伐材陶瓦備官用皆以貲權豪命三司幕官稽其數凡有取者皆著於籍由是無敢私不半年營房皆易以瓦火患遂息及歸行李蕭然無交趾一物尚書東萊黄福掌藩憲二司印常語人曰吾久居此見御史多矣惟宗載知大體 佚職文獻

吳中為監察御史成祖勤政嘗躬録囚公卿在前按簿閲實中默習囚名氏舉成律無一詿誤上命特記其名上慮法司論死罪多冤遣大臣覆訊之囚輙紛訴不已若所訊者無詞問之皆曰經吳御史所斷是以絶意 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李立發奸摘伏風紀肅然上目為小李而不名嘗告歸省賜鈔二百錠道經巡鹽官舍見雞毛委積如山即命館人以一雞令試拔之得毛幾何計贓奏黜其官時人謂為李雞毛同上

邵嵩永樂時授御史歷按廣東河南隨扈從山東討武定州及漢府有功賜鑄劍詩有三尺神鋒光皎潔一片精誠為白雪之句同上

御史張政出巡遼東過一驛將止宿驛吏以妖告政不聽更深果有萬馬馳驟聲政疑庭下古木為祟悉令伐之妖遂息同上

吳訥仁宗時以御史巡按貴州還三司齎黄金百兩追送至夔州訥不啓封題詩謝之曰蕭然行李不艱難便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河神莫許訥生還臣鑒錄

宣德元年于謙授山西道御史每奏對聲朗朗徹殿陛宣宗目屬之巡按江西辨究獄出數百人於死同上

王來宣德六年擢御史出按蘇松中官陳武以太后命使江南横甚來數抑之武還愬於帝問左都御史顧佐巡按誰也佐以來對帝歎息稱其賢曰識之及報命奬諭甚至明史

宣宗即位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之 日知錄

巡按湖廣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為不急之務倉廒廢弛贓穀罰金掩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其如御史言守令不職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明書稗錄

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歳久頽壞塑像剥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内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未允 日知錄

韓雍正統時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略稱錄因南畿碭山教諭某笞膳夫膳夫逃匿父訴教諭殺其子取他尸支解以証既誣服雍蹤迹得之白其寃 明史

韓雍弱冠為御史巡江西值廬陵饑盜大作不可弭公乃從巡撫楊寧謀捕首虜二百餘羣黨遂解散去寧大驚異以為御史材即白寧何敢當已遂代寧為巡撫時

年未三十 天山錄

正統間御史盧陵孫鼎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挂紅鼓樂導送時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 菽園雜記

葉宗留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崇安鉛山諸

縣朝廷慮其與閩冦合命御史朱英及中官分守要地英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於慶元諜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刼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為動立誅明松等尸於市賊聞之遂逡巡遁去 明紀事本末

李綱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贓吏至四百餘人時目為鐵御史 明史

滕祐成化中擢御史孝穆皇太后早崩孝宗嗣位追念不置命廣西守臣訪其族有司漫舉入京授官賜宅未幾有訐其異姓冒濫者時成命既下廷中莫能決詔祐

往究虛實祐乃微服閒行直抵連山賀縣等鄉村與獞叟猺媼相語指顧廬井耶隴而潛迹之辨其僞果得要領歸奏前所勘者皆虛內外重臣預事者皆坐譴罰使職文獻

成化十二年監察御史徐鏞奏通州密邇京師南北糧運積貯於此城池不可不謹正統十四年以先侵境以倉厫在西城外乃築新城障之倉猝經營未如制度請拆舊城西面而展新城北角相與連接增其丈尺使上下齊一仍建甕城敵臺於城北開一門以通道實錄

尹宗高成化時為南京監察御史嘗按浙江等處貪暴

絕迹當時民謡有曰殺氣稜稜尹丈夫才丁四十便嗚呼明年若得重巡此猾吏刁軍種也無南京都察院志

戚畹周彧奏請武强武邑二縣空閑田地命官勘之得田七十四頃彧意不滿更令刑部郎中彭韶與御史李琮勘之韶等言曰皆民之恒產不當動擾以失民心詔以田歸諸民而責韶等方命遂逮治之君子曰歸田於民憲之所以為憲也不得已而逮韶與琮以悅於彧也懲勸蓋兩失之矣明書稗錄

孝宗命御史王晳巡按江西晳所至恤民隱作士氣表先賢祠墓時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録繫囚出其所當原

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 續晨鍾集

李熙上元人弘治特拜南道監察御史事多執法鄉里有不悅者熙曰朝廷與鄉里孰重耶 南京都察院志

許襄毅公進巡按山東時單縣人有夫耕婦饁食夫食畢而死官問以毒藥殺夫羅公辨其路由荊科荊花落魚羹人食者死驗實免婦死 天部叢

正德四年畿南盜起劉瑾欲速除之分遣御史甯杲於真定杲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文安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為深窖同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皆

附之諸大璫多文安人茂通賂納交諸將聞風縮朒及杲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杲意假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曲折杲率驍勇數十人乘不備掩擒之斧折茂股載歸 明紀事本末

典吏王宗妾被殺於舍館尚書周用發河南司究問欲坐宗罪宗曰聞殺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何為殺之覆訊無異辭既數月都察院檄御史楊逢春會審楊示約二更時鞫之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以來果獲兩人甲云彼挈我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嚴究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為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

即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日聞則觀者衆矣何由蹤迹其人人非切己事肯深夜來瞰耶　臣鑒錄

王以旂巡按河南會宸濠叛鎮閹劉璟與通謀傳言上親征道出汴取帑金百萬以備供應諸司莫敢忤以旂獨曰供應大駕誠不可緩然敕未至姑俟之萬一從他道金散安歸未幾璟誅衆服其見　金陵人物志

沈越巡按江西執法峻整以風力著稱時恩倖得官者多武員冗濫京衛旗役冒替濫占不可勝數奉旨查覈凡落職罷役者數千人疏四上上必得請乃已　同上

嘉靖二年御史向信請修復大通橋至張家灣廣利等

八聞以紓民陸運之苦工部議行河道侍郎相度以聞
世宗實錄
嘉靖十九年清軍御史姚虞言承天府修造陵宮遠近饑民皆未就役以匠作有額不容並收凍餒無告積屍載道流離萬狀不能盡述臣謹命工為圖一十有二伏望聖明垂鑒從宜賑䘏從之　明書稗錄
嘉靖時御史魏謙吉上言畿輔山東諸郡災傷頻仍科斂煩重貪酷之吏所在咸有閭閻小民朝不謀夕甚者流為盜賊臣切隱憂意惟嚴加考覈凡諸貪酷之吏盡行罷黜庶幾民困日甦盜賊不戒而息耳上嘉之曰此

御史憂民至意詔如所奏亟行之同上

故事御史有所鞫訊不具獄以移刑部刑部獄具不復牒報御史馮恩請尚書仍報御史諸曹郎譙詞御史屬吏我恩曰非敢然也欲知事本末得相檢覈耳尚書無以難明史本傳

潘季馴御史巡按廣東行均里甲法廣人大便臨代去疏請飭後至者守其法帝從之同上

歸有光云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吏民伏閽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於是幾及三載

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攜幼塡溢街巷使車不得行春明夢餘錄

嘉靖二十九年古北口有警御史王忬馳至通州收潰舟艤潞河西寇阻水不得渡方輿紀要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於鄉縣令曹祥杖之後改行為善士祥太倉人也光洵後為御史巡按三吳行部至太倉祥不自安光洵曰非君吾父安得悔過益虔冀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留竟夕乃去臣鑒錄

劉少保纓按閩時民有隨母出嫁者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纓判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

保父譽孝則安在　同上

小阿卜户襲破黑峪關殺數十百人去薊遼總督周詠許以功上為巡按御史李植所劾上命御史江東之往勘公至廉得其情顧未有以顯服詠等乃闕行關外見新蒔蔬圃疑之立命吏士發疏深入得九屍屍皆中創副將陳文治者坐死督撫以下降罰有差　魏禧江東之傳

隆慶初陜西巡按御史王君賞奏請積穀之例言近時有司積穀之數雖已半減然州縣大者數萬石小者數千石即日入民於罪不可得盈宜再減其額時知州尹際可等積穀不如數例當降調吏部言贓罰紙贖及他

設處所入之數若必欲所在取盈是徒開有司作威生事之端反失濟民初意制可　廣治平畧

隆慶五年西番瓇藏請納馬保塞廷議勿受巡茶御史李時成上言瓇藏生西番中率衆來降彼實畏我威靈洮西極邊地更得此族不益上固藩籬耶矧今急須馬何為拒之上從之俺荅請比番開茶市廷議且許之時成復奏俺荅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洮西綿亘數千里番族星羅西寇之不敢長驅而南以番為之蔽也顧番人須茶最急一日無茶則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懸於中國俾世受約束藩我西土脫以茶市假之俺荅逐利而

專意於沓沓求生而制命於倏忽彼此合一其遺患可勝道哉上是之同上

萬歷二十一年寧夏擒獻哱承恩等議叙兵部議覆監軍御史梅國楨一腔忠藎八面雄才憂時事而抗疏請纓奉特簡而戎服蒞事誓馳奏之不欺每見披肝瀝膽恨滅賊之不早時聞怒髮指冠微服營中問士卒之甘苦因縶其更生之望單騎城下曉逆賊以禍福且發其誘伏之奸堅意主決水之謀而親督堤工發兵禦渡河之虜而功收張亮馳諭帖而間賊卒令人自相攻鼓士氣以登城且能戒止勿殺可謂料敵而多中不負休命

之對揚帝擢四品京堂候邊方巡撫推用 登壇必究

直隸巡按御史劉曰梧行部徽州見程守訓竪坊曰特旨下書咸有一德收之守訓訐奏曰梧短不報 明紀事本末

萬歷三十一年雲南稅監楊榮責麗江土官木增退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上言麗江古荒服也木氏世知府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番不宜自撤其藩貽誤封疆不報 同上

巡按御史趙某凡考察官吏審獄囚惟霽威平氣溫語細詰使人得盡所欲言務得其情而後止或曰風憲衙門體統尊嚴何瑣瑣不憚煩也趙曰我正謂風憲衙

門出生入死之地進吾門者業已膽落心悸有情而不敢盡言況再示之威烈則下情不達究何以伸枉何以理朝廷設巡按之職顧若是哉續巖錄集

天啓四年傅宗龍巡按貴州上屯守策一曰清衛所原田一曰剿逆賊故壞而以衛所之法行之盡黔不患無田患無人客兵聚散無常不能久駐莫若倣祖制盡舉屯田以授有功因功大小為官高下畀以應得田為世業而禁其私賣買不得招徠户口自實從之明史

崇正中寶應喬可聘以御史按浙江至金華遇山水暴漲舟不得進索挽舟者縣令盛王贊呼曰農忙矣令請

以身挽喬遂改而陸行仍薦之於朝時兩賢之（池北偶談）

咸寧雍泰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咏曰客還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男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續罠鐘集）

祁彪佳弱冠出按蘇松諸府廉積猾四人杖殺之宜興民發首輔周延儒祖墓又焚翰林陳于鼎于泰廬亦發其祖墓彪佳捕治如法而於延儒無所狥延儒憾之回道考覈降俸後掌河南道事佐大計問遺莫敢及門（明史）

遼陽既破方震孺一日十三疏請增巡撫通海運餉邊

兵易司馬日五鼓趨公卿門籲盡痛哭而自請督師是時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烟絕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無一騎東者帝壯其言發帑金二十萬震孺犒師六月震孺出關延見將士弔死扶傷軍民大悅因命震孺巡按遼東監紀軍事震孺按遼居不廬食不火者七月議者欲棄三岔河退守廣寧震孺請駐兵振武軍法不嚴震孺請勅寧前監軍斬逃軍逃將並從其言同上